

拿破仑

Napoleon

天才的指挥官



[英] 马绍尔·科沃将军 著 彭志军 译



在近代军事史上，拿破仑无疑是一颗最耀眼的明星。他在战略战术上的巧妙运用，已达军事指挥艺术的极境。大革命后的法兰西，在拿破仑的塑造下，成为当时欧陆的霸主。本书详述了拿破仑的崛起与历次战役及用兵艺术，让读者一窥拿破仑最神秘的天才所在。

广西人民出版社

K835.65/109

2008

拿破仑

天才的指挥官

[英] 马绍尔·科沃将军 著 彭志军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拿破仑:天才的指挥官/[英]马绍尔·科沃将军著;彭志军译.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4

ISBN 978-7-219-05923-4

I. 拿… II. ①马…②彭… III. 拿破仑,B. (1769~1821)-生平事迹 IV. K835.6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8592号

策 划 江 淳
责任编辑 覃 俭
美术编辑 闫 石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8千字
版 次 2008年4月 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5923-4/K·112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歌德认为拿破仑传奇像圣约翰的启示录一样：“每个人都知道有那么一回事，但无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许多崇拜者都为拿破仑唱过赞歌，而无数的史学家都曾发掘其一生事业的事实，以至于已经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供进一步的钻研。问题是大家都研究，但困难却是如何将许多的结果拼成一张正确的图画。大多数较好的传记家所重视的，常为拿破仑的政略而非战略。李德哈特曾指出在军事思想领域中拿破仑并非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但李德哈特也并非发现此种事实的第一人。

事实上，无论在战略或战术中拿破仑都不曾创造任何新思想；而他本人也的确不曾以此自命。假使他曾经如此，他也许就能使部队不至于一再受到惨重的损失，直到其最后一战为止。但他对于战争的指导却的确是高手；他在这一行业中要算是最优秀的巧匠，他对于手中现成的工具和技术知道如何作最有效的利用，虽然不一定是经济的。

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描写一个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拿破仑。不过在拿破仑的一生中，战略与政略是如此密切交织在一起，所以事实上在分析这一方面时很难避免触及另一方面。就这种情形而言，他的事业与克伦威尔颇为相似——拿破仑本人曾精密研究过克伦威尔的传记。当然，无论在政治或军事方面，比起克伦威尔，拿破仑都是一个更为伟大的天才。不过，本书主要是叙述拿破仑生涯的军事方面，而且也主要是为研究战争的人而写的。

我这本书是以两种假设为基础：第一，诚如上文所指明，拿破仑在战争的艺术或科学中并非一位创新者；第二，可以引述魏菲尔元帅的说法，“将才，不像诗人，是培养的而非天生的”。我在本书第一章中即已尝试证明此一定理。在那一章，我详述拿破仑的早年教养和训练，尤其是他的自我教育，因为毫无疑问，其早年的环

境和经验，对于其性格与能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

第二章叙述拿破仑所承袭的军事思想与组织，也是其战争指导的基础。其余各章依照编年的顺序说明他的历次战役，以便分析他指导战役的方法。

目 录

- 第一章 早年(1769—1792) / 1
- 第二章 军事遗产 / 8
- 第三章 火的洗礼(1793—1795) / 16
- 第四章 闪击(1796) / 23
- 第五章 伦巴第的征服(1796) / 33
- 第六章 利沃里与威尼斯的征服(1797) / 43
- 第七章 远征埃及(1798—1799) / 50
- 第八章 执政与马伦哥(1800) / 60
- 第九章 从执政到称帝(1800—1805) / 76
- 第十章 乌尔姆与奥斯特里茨(1805) / 88
- 第十一章 耶拿战役(1806) / 104
- 第十二章 波兰与东普鲁士(1806—1807) / 121
- 第十三章 帝国全盛时期(1807—1808) / 130
- 第十四章 第二次多瑙河谷战役(1809) / 142
- 第十五章 两面作战(1810—1812) / 156
- 第十六章 覆亡的开端(1813) / 166
- 第十七章 穷途末路(1814) / 183
- 第十八章 从厄尔巴岛到滑铁卢(1814—1815) / 193
- 附录一 拿破仑的元帅名单 / 209
- 附录二 大事年表 / 211

第一章 早年(1769—1792)

若说伟大军事指挥官是深受其早年教养和环境的影响,这也并非一种公理。英国威灵顿公爵(原名 Arthur Wellesley)与拿破仑同一年出生,其童年的经验对于其日后的成就似乎殊少关系。他所受的教育都极为平凡,而成绩也不优秀,到17岁才用钱买到一个步兵少尉的官阶(译注:类似我国明清时代的捐官)。照他的出身看来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一代名将。

但是法兰西未来皇帝的情形则完全不同。1769年8月15日,拿破仑(Napoleone Buonaparte,拿破仑为名,庞纳帕特为姓,以上是其意大利语的原始拼法)出生于科西嘉岛(Corsica)的阿雅克肖(Ajaccio)。该岛15个月前还是热那亚共和国(Genoesse Republic)的属地,根据条约刚刚割让给法国并由法军占领。科西嘉人是一个独立而顽强的民族,他们不喜欢热那亚人,更不喜欢他们的新主人。在保利(Pasquale Paoli,1725—1808)的领导下,他们继续反抗法国人的占领,其程度比起过去对热那亚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拿破仑的父亲夏尔(Carlo Buonaparte)和他的母亲莱蒂齐亚(Letizia Ramolino)都加入了保利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当拿破仑出生时,他们全家实际上正处于颠沛流离之中。拿破仑是次子,长子约瑟夫(Giuseppe)要比他大1岁。

莱蒂齐亚是一位性格坚强的美丽女人。虽然她是一位慈母,但对于子女的教育却很严格,假使她认为必要,便会毫不犹豫地实施体罚。她的严格训练与其丈夫的放任态度恰好成一对比,毫无疑问,青年的拿破仑在性格上深受其影响。在未来的岁月中,他对于“母后”始终深表敬爱,在其事业将近结束的艰苦阶段中,她也始终成为其精神上的坚强支持者。

同时也可以说许多科西嘉人的特有性格也深入了这位未来皇帝的骨髓。那是一种强硬独立的岛国人民性格。科西嘉人的家族观念极强,拿破仑一生也深受这种

传统思想的拖累。尽管他的兄弟姐妹都无能而奸险，但他却始终感到有责任和他们共享富贵。他的兄弟（和妹夫）性格都不稳定，对于他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科西嘉人本性爱好互相猜忌和政治权谋，在拿破仑的行为中也确实显示出此种趋势。拿破仑不仅在对敌人或同盟者的谈判中爱耍手段，对于他的部下也从不肯坦诚相待，他有惯于挑拨离间的毛病。最后，他的度量狭窄，这也是一种岛民的固有天性。

1769年，法国人终于击垮了科西嘉人的抵抗，叛军领袖保利逃往英国；但夏尔却与征服者讲和，并成为法国总督马比夫（Comte de Marbeuf, 1721—1787）的上宾。由于追溯其祖先的家世，夏尔在1770年被法国当局认为有贵族的血统，并给予其特权。从而，9岁的拿破仑和他的长兄约瑟夫，都被保送前往勃艮第（Burgundy）奥顿（Autun）的一所教会学校求学。拿破仑只在奥顿停留了3个月，但他努力学习并勉强学会够用的法语，尽管依然带着一种显著的科西嘉口音。其双亲希望约瑟夫接受教会的训练，而拿破仑接受陆军的训练。次年（1779），又是靠马比夫的影响力，拿破仑获得法国王室的奖学金，前往香槟（Champagne）布里埃纳（Brienne）的军官幼校（Cadet school）接受免费教育。

一共有12个这样的军官幼校散布在法国境内，其目的是给予贵族子弟预备教育，好让他们可以获得军官的任命。每所学校约有候补生100名，一半是自费的，一半是公费的。两种学生都必须有贵族出身的证明，这种出身可以追溯到2个世纪前，而公费生又要经过一次考试。录取名单由军政部决定，学校行政则委托教会代管。

年轻的拿破仑在10岁前进入了布里埃纳幼校，在那里求学到15岁为止，奠定了他所受教育的基础。他是一个勤勉有为的好学生，尤其是在数学、历史和地理等方面成绩极佳。他本来想进海军，但他母亲不赞成，于是决定学炮兵。他性格孤傲，和同学感情不佳，有落落寡合之感。他不久就把法语说得很好，但却仍略带科西嘉口音，这一点也引起了同学的讥笑，同时他们也瞧不起那种牵强附会的贵族身份。拿破仑还有一个障碍就是太穷，不善理财的父亲无法提供他零用钱。甚至于他的名字也成为讥笑的对象，因为那是在法国所少见的。假使换了一位意志比较不坚定的孩子，这些障碍将使其精神受到重大的打击，但它们却恰好增强了拿破仑克服障碍和发挥个性的决心。他不特没有自卑感反而傲视侪辈。

幼校的课程有写作、法语、拉丁语、德意志语、历史、地理、数学、图画、音乐、跳舞和剑术。有些教师是教士，但大多数技术课程是由世俗教员来负责。纪律相当严

格,5年间除父母之丧外无任何假期。15岁时,拿破仑获得了巴黎皇家军官学校(Ecole Militaire)的保送,这所学校位于巴黎的三月广场(Champ de Mars)上。这是他军事教育第二阶段的开始,那里比较专门化,但并不教授军事史和战术。

在军官学校中有126名学生,也是自费和公费各半。他们准备进入各兵种,包括海军在内。其中想进入炮兵的有25人。拿破仑在那里人缘还是不太好,不过比过去要稍微随和一点。一般学生要花两三年时间才能获得任官的资格,但拿破仑却拼命用功,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就已通过考试。于是在1785年9月,他获得炮兵少尉的任官资格,那时他只有16岁,和他同时任官的其他三位候补生都比他大。他的主考官恰好是著名数学家纳普勒斯(Pierre Simon Laplace,1749—1827)。

与拿破仑同时毕业的炮兵候补生当中有两个人值得一提:马吉斯(Alexandre des Mazis)和菲利波(Louis-Edomond De Phéliepeaux)。7年后王室退位时,他们都辞官出走。马吉斯是拿破仑在军校中最亲密的友人,以后也同入一个炮兵团。菲利波则常与拿破仑敌对,在离开法国后,他在英军中当到了上校,在1799年5月亚克(Acre)围城战中,曾与史密斯准将(Commodore Sidney Smith)协力击败拿破仑。

离开军校后,拿破仑被派往拉费纳炮兵团服务,驻在瓦朗斯(Valence)。在3个月的见习期间,他曾做过一切士兵的工作,直到1786年1月才正式接任军官职务。他当时可谓一贫如洗,年俸仅1120法郎,除了薪饷和津贴外就再无其他收入。他的第一次任职极为短暂,在1786年9月,他以家有急事为由,请假回到故乡科西嘉。

拿破仑的家庭的确非常困苦。其父夏尔已于1785年2月逝世,给家庭留下了大量的债务。受到马比夫的鼓励,夏尔曾种植大量的桑树,并期待政府的补助,因为法国当局很想在这个岛上发展养蚕业。但是这笔补助费却成为泡影,使得他的遗孀几乎陷于绝境。为种桑树就已负债约9000法郎,而且还有6个较小的孩子(3男3女)嗷嗷待哺。幸亏拿破仑的母亲莱蒂齐亚具有坚强的性格,否则日子将难以继。

长子约瑟夫本拟加入教会,后来发现个性不合,遂尝试改习军事,但又不成功,于是进了比萨(Pisa)大学学习法律。从而,遂由拿破仑来帮助母亲渡过难关,从此时起他就担负起管理家务的责任。他决定前往巴黎向政府索取所允许的补助费。由于请假即将期满,他又找到一张医师证明说他不适合于服役,于是获得了续假的批准。1787年9月12日,他启程前往巴黎。他与政府的谈判漫长而无结果,不过却使他了解政府中遇事拖延的恶习,也养成了他深恶“官腔”的心理。同时也显示出当

时军纪之废弛——在他最初4年的军职中，几乎请了2年假。

拉费纳炮兵团在拿破仑请假期间已经调换了几次驻地，到1787年底调到了索恩河(Saône)谷中的奥松(Auxonne)。1788年6月，拿破仑终于回到他的部队，此时他已接近19岁。这个炮兵团现在是炮兵学校的训练部队，该校校长为杜特少将(Major-General Baron Jean Pierre Duteil, 1722—1794)，是当时法国陆军中最杰出的炮兵军官。拿破仑因而获得机会学习炮兵兵种一切最新战术和技术。他努力研究专业知识，同时待人接物的态度也大有改进。虽然他是团中最年轻的尉官，但在1788年8月，杜特将军却指派他参加一个委员会，研究从长管炮发射爆破弹的方法，过去这种炮弹仅从臼炮(Mortar, 当时不是迫击炮)中发射，这是一项涉及许多技术难题的实践。这位年轻的尉官表现得如此优异，获得了校长的赏识，并和他建立了师友关系。

除了公务以外，拿破仑又努力自我教育，尤其是饱读有关军事和政治史的书籍。为了训练自己的记忆力，他对于所读的每一本书都写摘要，这许多卷的摘要现在还保存无恙；它们包括着非常广泛的范围，并且也表明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抱负。譬如说，他曾经精深研究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的传记。据他自己说，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拿破仑对于政治科学也深感兴趣，他深受卢梭《社会契约论》(Contract Social)的影响，这本书出版于1786年，给予法国革命以最大的思想动力。拿破仑之所以特别欣赏卢梭的著作，是因为它主张应有一个独立自由的科西嘉。在此后的12个月内，法国革命爆发，而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在1789年6月执行其宪法上的权力。1个月后，巴士底(Bastille)监狱就被攻破。革命成为拿破仑一生事业的转折点。虽然过去10年他一直与贵族为伍，但他却从未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分子，而且也经常受到他们的讥讽和歧视。虽然他的生活和教育都由国王给钱，但他却从无效忠王室的想法。此外，他认为他仍然是一个科西嘉人，而不是一个法国人，他希望新秩序能使其故国独立。

在巴黎发动的暴力革命不久即向全国蔓延。7月19日，奥松也开始有了暴动。炮兵团奉命恢复秩序，但军官们已经发现部队不再可靠。由于有半数的军官都已告假，所以也就无法维持纪律。8月16日，该团本身也发生了叛变。

1个月后，拿破仑决定回科西嘉去参加故乡的革命活动，于是又获准了6个月的长假。9月底，他回到该岛并立即投入当地的政治活动。他着手建立一支国民自

卫军(National Guard),并起草送往巴黎国民会议的请愿书。11月30日,在米拉包(Mirabeau)的影响下,国民会议宣布科西嘉正式为法国的一部分,科西嘉人也享有与法国人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此种宣布并不能完全满足科西嘉人的民族愿望,于是反对势力随之而起。1790年4月,拿破仑的假期已满,他又以健康不佳为理由,请求续假到10月15日。他和他的哥哥参加一个要求召回老民族领袖保利的群众运动,保利在20年前被法国人驱逐出境,一直都在英国流亡。于是国民会议把保利从英国召回巴黎,并派到科西嘉来当总督。

此时,革命怒潮在科西嘉产生了新的不安。科西嘉人认为在自由的新时代,阿雅克肖和巴斯提亚(Bastia)的要塞不应再由法国占领军据守。1790年6月,法国部队与国民自卫军发生冲突,使几名法国军官丧命。拿破仑此时站在科西嘉人的一边来反对其法兰西袍泽。因为受到地方政治纠缠不能脱身,他又再度续假,直到1791年2月10日才到奥松归队。这次他带着12岁的弟弟路易(Louis,原名Luigi)一同走,并由他代替母亲亲自教育。

1791年夏天,法国炮兵改组,其目的是要民主化。拿破仑被调往驻瓦朗斯的第四炮兵团服务,并升任中尉,从4月1日生效。拿破仑调职后一星期,路易十六(Louis XVI)企图从巴黎逃走,但中途被截回。于是国民会议命令所有的军官应宣誓向国民会议效忠。2年前,军官们曾向国家和国王效忠,现在却把国王取消了。这使许多军官心中感到不安,有许多人宁愿逃亡而不肯作新的宣誓,但拿破仑却一点也不犹豫,事实上,他早已是一位热心的雅各宾分子了。

1791年初,里昂学院(Academy of Lyon)以1200法郎为奖金征文(比拿破仑全年的薪饷还多),其题目是《论为使人类幸福所必备的真理和情操》。拿破仑写了一篇长文去应征,虽然并未受到审查小组的赏识,但却可以代表其早期的思想。他当时醉心民主,反对专制,与他10年后的想法可能大不相同。最奇怪的是他说了这样一句预言式的结论:“天才是像陨石一样,注定了要燃烧自己来照亮他的时代。”

假使说拿破仑的思想属雅各宾派,但他更是科西嘉人,他决定重返该岛为独立而奋斗。自从1785年9月任官以来,他已经请了2次长假,一次21个月,另一次17个月,所以6年之中有3年多都在假期中度过。他现在又请假6个月,他的团长自然不愿批准,因国际情势紧急,所有请假都已暂停,而由于许多人辞职流亡出国,部队非常缺乏军官。但是拿破仑却不肯认输,他向他的朋友杜特将军申请,当时杜

特刚刚升任炮兵总监。由于杜特的帮助，他在1791年8月又获得了3个月的假期，带着路易离开法国，在9月初到达阿雅克肖。

10月15日，他的叔祖阿奇迪肯（Archdeacon）去世，留下一笔遗产使拿破仑全家暂时解除了经济困难，于是拿破仑兄弟可以专心参加地方政治。他们站在阿雅克肖人那边，拥护保利并提倡独立，而巴斯提亚人则宁愿接受法国的统治。1791年11月1日，部队的代理司令（一位科西嘉人，拿破仑的朋友）派他做科西嘉国民自卫军四个营中之一的副营长，并暂代上尉的官阶，因为正规军官实在太缺乏。不幸，在1792年2月3日，军政部又下了一道新命令，要所有在民兵部队中服务的正规军官，凡官阶在中校以下者，一律返回其原有的单位。这对拿破仑是一大打击，因为他的假期早已在11月底届满。唯一逃避规定并继续留在科西嘉的办法就是设法升任中校。在新政府之下，这要由每个部队单位投票来决定。用了一点不诚实的手段，拿破仑在4月1日遂被选为科西嘉国民自卫军第二营（阿雅克肖）的中校营长。这也正是日后许多次政变的先兆。

在一个星期之内，这位年轻的中校使他自己和他的部队陷入一个严重的困难中。巴黎的国民会议已经解散一切宗教组织，于是科西嘉的地方政府也在1792年2月命令取缔各地的教会，但在阿雅克肖，由于人民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传统，遂要求当地政府暂准神职人员留在教堂中。4月8日，复活节的星期日，教士们在圣弗朗西斯教堂中举行弥撒，并宣布次日作宗教游行，这使拿破仑大为震怒。那天黄昏时在教堂附近发生了冲突，结果在乱枪之中，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尉官丧失了生命。拿破仑遂决定向阿雅克肖居民报复。俯临全镇的卫城正由1个营的法国正规军据守，营长为梅拉德上校（Colonel Maillard）。拿破仑要求梅拉德准许民兵进入卫城并得到弹药的补给，因为他们若继续留在市内营舍中将会不安全。梅拉德表示拒绝，因为这违反了他所接受的命令，于是他命令拿破仑把他的民兵撤出镇外，但拿破仑却予以拒绝。次日上午，当居民做完弥撒离开教堂时，一部分民兵开枪射杀了几个妇孺。于是民兵遂开始不受控制，到处抢劫。这位年轻的中校不特不能控制其乌合之众，而且更坏的，是他还企图劝诱卫城中的法军背叛其指挥官。

拿破仑的愚行使保利深感不满，后者正在科尔特（Corte）主持地方政府，于是他派专员前往阿雅克肖调查这次事件，并把拿破仑的部队从阿雅克肖调往科尔特。他首次独当一面已被证明为一种可耻的失败。唯一的解释就是自由平等的烈酒已经使这位青年军官的心灵中毒。毫无疑问，这次经验使他获益不少。

不过,科西嘉的局部斗争比起法国又真是小巫见大巫。1792年4月20日,立法会议(Legislative Assembly)向奥地利宣战,不久之后又向撒丁王国宣战。4月底,革命民兵在里尔(Lille)附近第一次遭遇到有纪律的奥国部队时受到严重的挫败。贵族大批逃亡出国,法军深感军官缺乏。1785年9月1日任官的55名军校毕业生(拿破仑为其中之一)现在只有6个在职。拿破仑在5月28日匆匆赶回巴黎,目的是希望他逗留科西嘉不至于影响升迁的机会。很侥幸居然毫无影响。他在7月10日被升为第四团的上尉,并从8月6日生效领饷,尽管他同时又已经领了科西嘉民兵中校的薪水。

巴黎的革命狂热正达到最高潮,拿破仑在8月10日亲眼看到暴民攻击王宫和屠杀瑞士籍的卫士。对于任何有贵族嫌疑的人,巴黎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同时他又有义务护送他的妹妹埃莉萨(Elisa)回家,她现年15岁,本在圣西尔(St Cyr)接受淑女的养成教育,现在学校已关闭。9月15日,他回到阿雅克肖继续担任营长。

以上所述是拿破仑最初23年的经历。对于以后23年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这只能算是一个学徒的阶段。从幼年起,他就一直用惊人的热心和耐性去学习专业知识。当然,他的确有相当的天才,但是他的记忆和分析能力却是苦练出来的,在无限雄心的刺激下,他具有坚定的决心,而且拼命地工作。

当拿破仑在23岁开始军事指挥官的生涯时,他不仅具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从广泛的阅读中,以及在法国革命初期和科西嘉政治斗争的经验中,学会了渊博的政治谋略。此外,他不仅善于读书,也善于观人,对于他人的心思获得了一种深入的观察力。

第二章 军事遗产

有关拿破仑的神话之一，就是说他曾经发明一套新的战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比起亚历山大、汉尼拔或恺撒（这三个人他曾刻意模仿），拿破仑至少不能自称为闪击战（Blitzkrieg）的发明者。闪击战并非一种新的战争原则，而是对机动、速度和集中等基本要素的大胆运用而已。

当被放逐在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上时，拿破仑确曾自称他已发明一种新型战略。据记录，他曾向古尔高（Gourgaud）说：“会战的伟大艺术就是在行动中变换自己的作战线；这是我自己的观念，而且是很新的。”这实在是胡说，当他在放逐期间，曾经说过许多替自己辩护的谎言，都是不值一驳的。不过下面一段话虽然也是在圣赫勒拿说的，但却颇为中肯：

采取攻势作战，以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属云尼、尤金亲王和腓特烈大帝为楷模；一读再读他们 83 次战役的历史并以他们为榜样；此乃成为名将和掌握军事艺术奥秘的不二法门。

但拿破仑并非只是一位研究过去的学者而已，他的天才在于对历史的教训能够明智和坚毅地实行。假使说拿破仑不曾发明任何新的战略，他对于战术、组织、行政或装备，也同样不曾创造任何新的观念（译注：此处的战略一词是依照传统的解释，即所谓作战战略或野战战略）。

在战术方面，执政和帝国时代的法军，不过是继续沿用革命军在 1792 年到 1795 年之间各战役中所发展的方法，而那又是以旧王室陆军在 1791 年所颁发的最新典范为基础。这些战术方法是出于 18 世纪法国多次战争的经验。其正常步骤是先用散兵的预备火力和集中的炮兵轰击来动摇敌方的防御，然后指挥官以密集

纵队向他所认为敌方阵地的要点上发动主力攻击。拿破仑对于此种基本程序不曾作任何重要的改变；因为他是炮兵出身，精通其兵种的效力和射程，他也许曾经增加火炮对步兵的比例，以及在其本人控制之下保留一支炮兵预备队，以便在会战高潮时作集中火力之用，但他对于炮兵战术却不曾有任何新发明。尽管据我们所知，他在炮兵学校时曾经非常勤勉学习。

至于说到“大战术”（Grand tactics，即现在所谓的作战）、侧翼包围，尤其是利用骑兵的协助，在战争中也不是一种新观念，但拿破仑却很少使用此种手段，至少在滑铁卢（Waterloo）战役中，他并不曾企图威胁威灵顿的脆弱侧翼。拿破仑的军队在组织上分为师和军，以使在接敌行军和遭遇战时可以发挥较大弹性，那也不过是欧洲各国军队基于七年战争的经验所已采取的一般措施。

拿破仑坚持军队必须就地取食，于是可获行动自由而不受补给的限制，这也是革命军的正常作风。由于缺乏财力和行政效率，对于远征异国的兵力根本上无法作后勤支援。

虽然拿破仑对于炮兵和兵器都具有高度的技术知识，但在他执政和称帝的15年当中，法国军队的装备事实上没有什么改进。法国步兵在滑铁卢所用的燧发枪（flint-lock muskets），与在马伦哥（Marengo）所用的是完全一样。法国的野炮在口径和射程上也没有改变，事实上与一代人以前时格里包发尔（Gribeauval）所设计者也并无二致。

不过，拿破仑并非不留心炮兵技术的新发展。当他在1788年服务于炮兵学校时，曾就用长管炮发射爆破弹的问题向校长提出报告。当然，那也并非他自己的新思想，英国人10年前即已采取此种措施。同时，他还曾撰文说明有来复线的火炮比滑膛兵器优点更多，但这可能是他在炮校听讲时所作的心得摘要。无论如何，法国军队直到他死后多年，才开始使用有来复线的火炮。此外，拿破仑也经常寻求新的技术发展。1810年他曾一再要求兵工设计师生产一种长程火箭以供围城战之用，但他的专家却无以应命。总而言之，为什么在拿破仑时代缺乏兵器的进步，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法国兵力在数量上不断扩充，使工业能力用到了极限，所以再无余力来作素质的改进。

现在再分别从军事思想、物质装备两方面，对拿破仑所继承的遗产作较详细的分析。

一、军事思想

在拿破仑出生的那个世纪中，法国一共参与了4次主要战争：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1—1748）

七年战争（1756—1763）

法国对于美国独立战争（1778—1783）也曾有某种程度的介入。这些战役产生了极丰富的军事经验，但说也奇怪，却只产生一位有杰出天才的指挥官——莫里斯元帅（Marshal Count Maurice de Saxe, 1696—1750）。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战场指挥官，而且在战略、组织和战术等方面也都是一位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李德哈特称他为“军事先知者”不无道理。莫里斯所著《战争艺术的梦想》（*Reveries on the Art of War*）一书，大约是在1732年写的，直到他死后7年才出版，甚至在那时也都不曾获得应有的重视。不过，它却逐渐渗入法国的军事思想，并奠定了18世纪末叶流行军事思想的基础。

莫里斯元帅的基本思想就是要增加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因此他建议把军队分成“军团”（Legions），即近代“师”的雏形，每个军团都是自成单位的全兵种协同战斗部队。这种“军团”共有官兵3,580人，分为4个团（880人），每团4个连（Century）（220人），另加1个“半连”（Half-Century）的骑兵供侦察之用。这样可使组织简化到最低限度。每个步兵连应配属1门口径2英寸，能发射半磅重炮弹的双轮牵引轻型野战炮（amusette）。他也希望用一种后膛兵器来装备步兵，但直到一百余年之后，这种理想才达到。步兵的攻击以一群散兵为前导，他们在300码射程向敌人开火，然后从突击纵队的间隙中后退，攻击兵力在散兵火力掩护下，以8人宽的纵队前进。莫里斯所实施的另一种战术是在主阵地之前据守“支撑点”（Points d'appui）来击破攻击者的突击纵队，在1745年的丰特努瓦（Fontenoy）会战中有很好的成效。

由莫里斯所奠定的原则，在死后又由布罗格利元帅（Marshal de Broglie）所遵循，从而构成接下来半个世纪法国战术的基础。依照火力或突击的要求，步兵团

可成横队或纵队，而当接近敌人时，在左右两翼上都展开若干散兵群。由于七年战争的结束，战斗队形又有日趋僵化刻板的趋势，在腓特烈大帝的影响下，一种高度标准化的步伐和射击纪律已经达成。但是腓特烈的著名“斜式战斗队形”（Oblique order）却始终不曾为法国人所采用。按照这种队形各营成梯次前进以迂回敌人，在1757年的洛伊腾（Leuthen）会战中普军以这种方式击败奥军。

莫里斯元帅所梦想的“师”式组织，在1759年为布罗格利元帅所采用。这样组织的军队获得了弹性和行动自由，可以采取较自由的迂回行动。七年战争的另一种组织发展就是把兵力分成主力、前卫和侧卫三部分。这样也提高了活动的弹性，因为当前卫与敌人作正面接触时，主力即可用于迂回。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于1796年在皮德蒙特（Piedmont）展开其第一次作战时，所采用的正是此种队形。对于这种分散兵力的运用艺术，其要点就是使各单位在严格的控制下，保持着互相支援的距离，以避免任何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并集中兵力在会战的决定点上。总的原则是分进合击。

并无证据显示拿破仑在青年期曾研读莫里斯的《战争艺术的梦想》，或分析腓特烈大帝的战略及战术。我们知道他于1788年在奥松曾读过一本腓特烈传记，但只对腓特烈从1740年到1763年的战役做出概括说明而已，而对于其战术方法并无任何讨论。反而言之，却可以断言拿破仑对于战略和战术的理论知识，主要是来自他对18世纪两位杰出军事作家，布塞和吉贝尔，所著书籍的精密研究。

照李德哈特的看法，布塞将军（General Pierre-Joseph de Bourcet, 1700—1780）可以算是“最伟大的参谋长”。他原为步兵军官，以后转入工兵。他在1743年到1747年之间的多次皮德蒙特战役中，获得了丰富的参谋工作经验，而其所著《山地战原则》在1775年出版。布塞对战略发展的主要贡献是坚持一个师应分为几个纵队，可以在平行或向心的道路上前进，并在适当时机合作战，事实上也就是采取莫里斯元帅所建议的路线。

继布塞之后的一位军事思想家就是吉贝尔（General Jacques-Antoine-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 1743—1772）。他在七年战争中获得初步的战争经验，在1772年出版他的《战术概论》，那是一本畅销书并被译成多种语言。他的主旨是认为在战场上必须有战术机动性和灵活的调度。书中有一段曾综述他的思想，直到18世纪结束，这还是对部队作战术调度的基本指南：